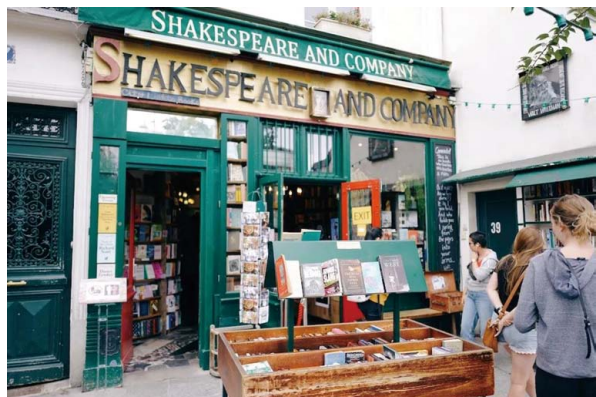


巴黎左岸的文化地标： 莎士比亚书店百岁了

●文 / 郑周明

也许全世界没有哪一家书店会像莎士比亚书店那样出名，成为了巴黎左岸的文化地标。



而它的文化精神从 1919 年开张之后，流淌到今天，正好 100 岁了。

说精神而非实体，是因为今天的莎士比亚书店还有一个“前任”，最初书店是美国姑娘西尔维亚·毕奇 1919 年开张在巴黎左岸剧院街 12 号，作为巴黎当时第一家严肃的英语书籍书店，它迅速吸引了巴黎文艺圈的注意，许多知名作家出入其中，庞德、乔伊斯、海明威、斯坦因、菲茨杰拉德等等，而在 1922 年西尔维亚·毕奇率先决定出版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这一举动几乎完全成就了这家书店在文学史上的传奇和不朽。

然而在“二战”期间，因为躲避危险，书店被迫关门，直到 60 年代，美国人乔治·惠特曼获得了西尔维亚·毕奇的授权，将他开在左岸的英文书店易名为“莎士比亚书店”，一直到今天再无变化。

惠特曼先生显然是莎士比亚书店的铁粉，店内布局尽量复原了当初的样子：泛黄的灯光照亮着从地面顶到天花板的原木书架；书架密密麻麻占满书店，即使那些放不下书架的地方，比如楼梯下的

空间，也塞满书籍。本就拥挤局促的空间，加上往来不断的游客，几乎难以从容看书。



■ 通往书店二楼，是更多的历史情景。

二楼，依然摆放着上世纪的桌椅沙发，沙发已陈旧到扶手一侧露出了棉絮，可是背后许多旧版名著又能够让到访者丝毫不嫌弃这里的老旧，相反有身临历史情景的效果。二楼的另一个房间里，依然有小床提供暂住，许多写作者都曾来此寄住，惠特曼先生称他们是“风滚草”，这里面曾出现过杰克·凯鲁亚克、艾伦·金斯堡和亨利·米勒等作家。可想而知，如今这张小床上总是会有文艺青年躺在那看书小憩。

这样一家背负着经典遗产的书店，并非没有创新或惊喜，只不过它改变得较为缓慢而已。

如今的店主是惠特曼先生的女儿西尔维亚·惠特曼，从名字里可以感受到对开创者的纪念之情。她定期组织读书活动，建立书店网站，甚至还增设了网络购书业务。2003年，她又发起了名为“Festivalandco”的文学节，用音乐、戏剧等形式来联合文学。更让游客高兴的是，近几年她还新开了咖啡店，紧贴着书店铺面。相比书店拥挤不堪的体验，在咖啡店里看书，欣赏对面西岱岛上的巴

黎圣母院，或许是更放松的体验。



■ 贪睡的店猫 Aggie



■ 咖啡店里常常能看到认真的阅读者，不为喧闹声所动。

只不过，今年到访莎士比亚书店的游客心情会更为复杂，这边是100年的文化地标，而对面的巴黎圣母院却遭受了大火被圈围起来开始修缮。

这家书店的样子，丝毫与今天流行的各种复合式文化阅读空间不搭边，许多写作者依然会在这里创作交流，还有许多新的文学故事因为它产生，

闪烁在社交网络里，也许这就是它的幸运之处。但别忘了，这一切的基因都应该归功于创始者西尔维亚·毕奇，她写下的回忆录《莎士比亚书店》，为我们打开了书店传奇背后的日常细节。

今夜夜读，走近莎士比亚书店。



■ 电影《午夜巴黎》里男主角穿越回到了20年代的巴黎

选读《莎士比亚书店》

一九六四年，海明威的回忆录《流动的盛宴》出版，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文艺圈。书中对许多在巴黎活动的作家颇有不逊之词，但有一段描写却充满了赞扬：

“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，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，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，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。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，露出她漂亮的前额，在耳朵下剪短，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。她的两条腿很漂亮，她善良，愉快，非常有趣。她很喜欢开玩笑，也喜欢八卦，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，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。”



■ 1928年，海明威头缠绷带参加毕奇的生日聚会

被描写的是西尔维亚·毕奇，《流动的盛宴》出版时，毕奇已去世两年。在毕奇之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《莎士

比亚书店》中，她对海明威也有许多同样温馨的回忆和由衷的赞扬。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，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法语作家的聚集地，这里既是书店，也是图书馆，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、借书、会朋友、聊天、喝咖啡、谈心事。庞德、乔伊斯、海明威、斯坦因、菲茨杰拉德、拉尔博、罗伯特·麦卡蒙、多斯·帕索斯、桑顿·怀尔德、曼·雷、茱娜·伯恩斯坦、尚松、普雷沃斯特、麦克利什、莱昂·保尔·法尔格、纪德、布莱荷、保尔·瓦莱里、乔治·安太尔、亨利·米勒、托马斯·伍尔夫等等。莎士比亚书店是自我流放的作家们在巴黎的家，是他们收取信件的稳定的通讯地址，是他们的“左岸银行”和“邮政总局”。

毕奇是一位古怪的书商兼图书管理员。她的图书馆毫无系统，她要出售的书上从无价码，她更没有任何营销活动。而且，她与她要卖出的每一本书都难舍难分。但她是位好书商，因为她知道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书，她曾形容她的工作，说向读者推荐书，就像是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，非得合脚才行。一九九一年出版的《莎士比亚书店》新版中，有美国诗人、出版家詹姆斯·拉何林（James Laughlin）写的序言，其中一段描写了毕奇的书店：

和现在的许多书商不同的是，西尔维亚鼓励顾客们在书店里随便读书。对她来说，莎士比亚书店不只是一个生意，它更是一个事业，是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。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，阅读极广，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文学品位。为了鼓励大家随意阅读，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上去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，我还能记得，这些椅子坐上去非常舒服。所有的书架都是靠墙摆着的，书店的中间部分是开放式的，就像一间起居室一样，明亮的光线能通过窗子照进来。

你一走进商店，目光马上就会被两面墙的书架之上挂着的作家们的照片吸引住，最重要的位置上挂着惠特曼、爱伦·坡和王尔德（还有两张非常精美的布莱克的素描），其他还有当时所有一流作家的照片——乔伊斯，庞德，劳伦斯，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姆斯，等等。书店里的一个支架上，摆放着当时最出色的评论杂志：《小评论》《扫帚》《日晷》《这一区》《千册诗评》《自我主义者》《新英文评论》，当然还有尤金·约拉斯和他的同仁们“语言革命”的阵地《变迁》。一九三六年，我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就是题献给“语言革命”的。

因为冬天没有暖气，所以，在书店中还有一个炉子。在旁边有一个小房间，需要时，西尔维亚或哪位没有地方住的作家可以在那里过夜。



■ 毕奇在书店内

毕奇一九一七年到巴黎定居，两年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，她在巴黎一直住到七十五岁去世，巴黎是她的第二故乡。二战前在巴黎有两个著名的美国女人，一个是毕奇，另一个是斯坦因。斯坦因曾说：“美国是我的祖国，但巴黎是我的家”，此话也许形容毕奇更确切，因为斯坦因毕竟只是巴黎的一位过客。毕奇的法语比斯坦因的要好很多，瓦莱里曾说自己最喜欢毕奇能“以完全美国的方式说出最有把握的法国成语”，这让“她作出的每一句评论都有警句和寓言的深度与力量”。

毕奇是谦卑的，这让那些自傲的作家们感到舒服安全。毕奇也是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对待巴黎。我喜欢英国女作家布莱荷所描述的毕奇：“她热爱法国，她让我们觉得住在巴黎是一种特权，但她没犯那种常见的错误，她从未试图与这个异域土地有太亲近的认同，因为她毕竟没有在这里的童年记忆。她能将伟人和俗人混在一起，她能让大家密切相连的纽带是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、探索者。我们会改变，城市也会变化，但是，在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后再回来，我们总能看到西尔维亚在等着我们，怀里捧满了新书，在她身边的角落里，往往还站着一位我们正想要见到的作家。”

当然，让莎士比亚书店不朽的，是因它曾是《尤利西斯》的出版商。一九二〇年夏天，毕奇与乔伊斯在朋友家相遇，乔伊斯一家刚刚搬到巴黎。毕奇崇拜乔伊斯。乔伊斯抱怨没人出版《尤利西斯》，毕奇毛遂自荐，担当起出版此书的重任。毕奇在回忆录中将出版《尤利西斯》的前前后后交待得非常详细：第戎的印刷厂，希腊蓝的封面，催促乔伊斯完成修改稿，发动在巴黎的作家们兜售《尤利西斯》预订单，走私进入美国等等。后来有不少人批评毕奇不够专业，说她出版的《尤利西斯》中错误百出。确实，乔伊斯的手书难以辨认，而且他又对原稿



■ 乔伊斯与毕奇在书店门外

不停修改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，而且初版时，因为要赶时间，共有二十六位压根就不懂英文的排字工人对此书进行排版，所以，第一版《尤利西斯》中大约有两千多个错误。以后的各个版本中，错误依然很多，修改了前版的错误，又增加了新的错误。最近，在伦敦“名作展”中一位善本书商处，见到一本当年售价一百五十法郎的纸印本《尤利西斯》，蓝色封面大开本雍容大方，书商的要价将近三十万英镑。

二战开始，巴黎被德军占领，许多人劝毕奇离开，她没有，她的书店仍然照常营业。但在一九四一年，一位德国军官走进她的书店，看到一本陈列在橱窗里的《芬尼根守灵夜》，想要购买，被毕奇拒绝。军官恐吓毕奇说要把她店中的东西全部没收。于是，毕奇就和朋友们一起，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将店中的所有东西搬到了楼上的一间公寓里，并将店名粉刷得无影无踪。就这样，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。

一九六四年，为了对毕奇表示敬意，美国人乔治·惠特曼将他开在巴黎圣母院旁塞纳河左岸的英文书店易名为“莎士比亚书店”，至今，这家书店仍是巴黎的文学地标之一，是许多文学青年和游客要去朝拜的地方。